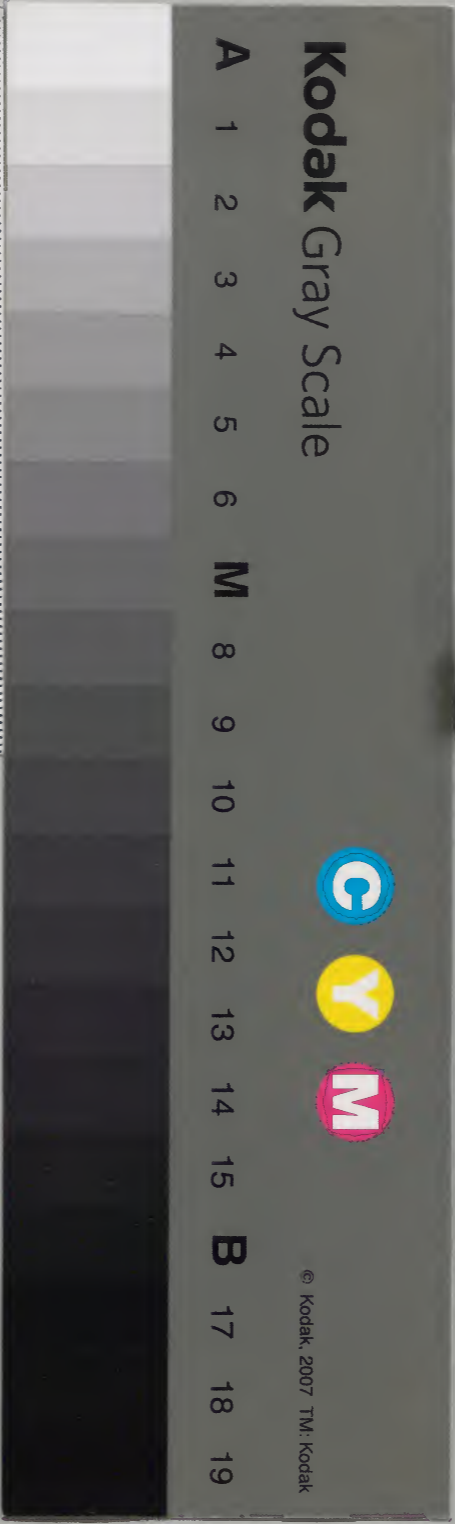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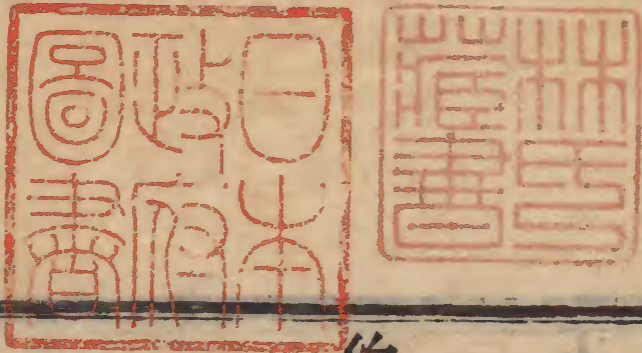
二程全書

漢書門			
二五〇六	二五三	二四	
類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五〇六	二四	
類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6	
冊數	24	(2)	
函號	298	145	





二程全書卷之一

遺書二先生語

端伯傳師說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充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



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
 總是彊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
 又于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問人
 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
 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
 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
 理本無一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
 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立一作定後有所

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
 至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
 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
 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
 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
 脩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
 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各其德爾其理
 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

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
謂之仁也凡各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
大也

蘇李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
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
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
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
為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作有
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

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
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
麤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
指之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
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
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
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
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
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

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少不盡分處。

先生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也更有甚克己莫鎔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

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旣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太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

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
 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
 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顧曰此
 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
 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
 心信之非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
 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
 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
 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
 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

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
 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
 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
 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
 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内外都
 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内遊方之外者
 方何嘗有内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内面是一處
 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
 之生亦皆是幻日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
 便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

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

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

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

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

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

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

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

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去其中又發揮出浩

然之氣可謂盡矣性作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

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

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

入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與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

無所用力一本云與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

無所用力處正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

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

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

而不詳若不是佗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揚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

如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

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

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

却言言道德有取則蓋自是揚子已不見道豈得

如愈也

于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

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

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
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
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
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
某則顛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
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
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
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

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
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
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
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
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
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
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
發蓋燕饗祭神乃官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
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

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
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
類亦且爲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卽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
奔走荆棘殺亂楮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
尸則可合而爲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

墓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
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

類皆不
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
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
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
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
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
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竟氣
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
宗之類已與尸各既已絜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
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

晉行爾古人為戶者亦自處如何

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太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謂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

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顧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鎔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為上非為十人皆愈為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為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也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吊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

二程全書

遺書

卷之

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人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社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棄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為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

分明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凡物之各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佗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各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各

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下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顓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
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為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為吾使志

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二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而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于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

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為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克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楊遵道所錄伊川語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語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為養氣其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北宮黝之勇在於必為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于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爲也
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克不素養故也

忿懣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
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其講至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
爲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其當時言下有省

二程全書卷之二

遺書二先生語第二上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元豐已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

二語明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作體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

古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

可知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

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

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

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

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

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

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

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

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反失之

如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

之大者其次則豮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

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豮其勢則性自調伏

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

櫓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櫓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

率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入君開
 納處進說庸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
 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
 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為漢祖所敬招之使事
 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
 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
 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
 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
 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
 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追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
 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
 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
 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
 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

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明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明

博施濟眾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眾者乃功用也 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一作性 便是天 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得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

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
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
近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
入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
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
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
真知決不爲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况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

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
分居戩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
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
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
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
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
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

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

一本下更有又未有之三字

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

昔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
 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周公盛
 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
 足以及此明○一本此下云又嘗稱介甫穎對曰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
 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
 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
 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
 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

也更無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
 可對此箇別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
 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翬善治
 水利後果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昏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
 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
大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
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
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
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或無益於得知命之
不可求故自處以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
以義不必言命

克已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
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
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
足以警眾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
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詩書如藥方春秋如
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
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

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齊治通鑑至周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由長而當立子

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由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由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由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由入於齊以國擊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糾去子字糾子字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擊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二者之外更別無誠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

近有用力處明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為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止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正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

息故曰貞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其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敬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

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

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百千至于

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

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

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

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

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

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

立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
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
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
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
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讓以養其
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
其血脉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温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
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蓋各言爾志于路
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
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
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孟子
木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
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自使手舉物無
不從慮則未在意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

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郊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為非心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大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一有地字為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一作若或作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為小時本注云據渠云心禦見聞不弘於性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會祭明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
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
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
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習中無疑
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心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治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
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

著模佗別道理只為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
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
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
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
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
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
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
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污隆清談

盛而習室衰然清談為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初本無一字為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今字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為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其術本初作佛大槩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于此一本云云異時有別錄版者則當以此為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皆以為不

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情胡爾佗本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週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週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為其學者詰之理雖有屈時又却亂說卒不可憑考之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為些乘弊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乘弊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為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

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
 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
 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為得天真是所
 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為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
 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
 得處佗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
 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
 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
 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

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週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可其
 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
 都沒入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為不足治要逃
 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佗又有一箇鬼神為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
 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
 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為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
 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生不得為人



驅過去裏

君實嘗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且不寐可謂
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
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
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名言
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
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
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
知甚思量固甚只是不與心為主三更常有人喚
醒也諸本無此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
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
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
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佗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
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
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消著如此戒
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
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于相見而言因事發明
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
 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
 為足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
 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
 大氣艷故生是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艷故此道
 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
 矣只介父一箇氣艷大小大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
 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為昔亦

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為
 有助便休信此說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
 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
 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虛靜
 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
 安得為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
 欲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
 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
 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
 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

時須如枯木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
是臣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
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
之又如今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
將敬於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會到東京又會到西
京又會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突然
則人心裏着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
不可使亂但使淡洽而已可也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
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至焉者也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後染禪學何所

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
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
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
果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
却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佗至誠便相信心直篤
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

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稿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枯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今既如稿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矣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

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已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

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

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

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
當言職若不會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
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
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
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
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
不于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
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
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
無以感動侂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
氣艷當時欲一一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
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
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侂浩然之氣處誠
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侂則便這裏沒
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
箇道理不為堯在不為桀只是人不到侂這裏
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

牛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它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正性命

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

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
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箇次第以章顯之
惡則理當惡怒一作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
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
佗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佗
惡未著那誅得佗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間
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
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
是自私者也

要修持佗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
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
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
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
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
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
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它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一作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天地之化既是一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養心者且須是教它寡欲又差有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

二程全書卷之二 遺書 三十四

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作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至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得濟事

元本無不字 此言猶只為中人言之若為中人以上而

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堯夫蒙築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

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

戒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為人不會來學伯淳言堯

未自是悠悠 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改操

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

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

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道覺斯

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

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於天下者謂其全盡

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
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元本道字

屬下

命之曰易便有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若安排定則更

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兩扇磨升降盈虛剛

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

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

物之情也而非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

未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

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

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芙蓉月

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又曰卷舒

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

要入佗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

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一本此

未詩云聖人喫緊此二兒事其言太急急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曾便可見打撲了

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一本

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為善亦須實有

諸已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

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
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克塞則不能
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
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謂
始初發生太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
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爲
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爲本只
是順利處爲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
爲不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
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有自私將
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作底放這
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
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
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
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

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
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
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克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
而反說約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
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
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乎鋪放著
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二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
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
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
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
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
子夏致學

得到上
一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元本有未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
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
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
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

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
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
理而已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
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湏是得佗箇粗曠底物方
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
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公瑛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
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柄書毋不敬
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
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
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
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湏入理皆盡然尚
以此乘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
少巧偽萌多少機筭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平
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
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回家
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

箇其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是別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如何到化說便亂道又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曾住是化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

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定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十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

日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
不到處又矣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
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向而
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為精也地既無適
而不為中則日無適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
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壁之鋪一溜
柴薪從頭蕪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二塊
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
卯上有光氣克寒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
便知得生物之理

觀書者亦須要知得隨文書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
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為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
湯始欲遷社眾議以為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
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為國既亡則社
自當遷以為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
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
都皆有之使為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
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
雨自南自西則不再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

坎卦
本陽

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
蠖蟧之詩曰朝陽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
雨蠖蟧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
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
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為
自家這下元未會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
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佗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
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

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
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一作存默識有難各狀處
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此章一無落道了是

四字

學則與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失異教之書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
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是非則
可也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堯是
吾依本分事就上過說則是佗私意說箇夏之只
有箇理

講學本不消得理會然每與別撥出只是如今雜亂膠固須著說破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

先從養生道一作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

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

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

西銘明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

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

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字

未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章學佛者難首有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

吾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為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

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

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

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

短處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

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

也

于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

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

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

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

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關唯釋氏之說衍

蔓迷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

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一作自從其學自難與

乏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

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

學壁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

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

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

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足亦須是有命然吾

輩不謂之命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

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

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陽生却須斗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斷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良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無爲臣道有爲若天則誰與佗安排佗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放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栢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差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下手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太意只是後

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為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賦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關雎之詩如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

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詩者之意也如此類推之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佗人恐不及此以其為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如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臣遣戍役勞還率之類皆為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為樂章是也 正

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孔子刪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亦是謂合此義理也如皇矣蒸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人人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只為合這一箇理若不合義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騅牡三千湏是塞淵然後騅牡三千義理有又如駟之詩坰牧是賤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坰

二程全書 卷之二十一
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為非此則不能芻牧又如
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
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
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
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
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
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
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
不詐也此章注塞淵有義理
一作塞淵於義理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

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
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
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
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
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則文王之
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
游衍只為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一作亦須待佗心
熟便自然別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

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

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知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

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
得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

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元本無中國而用

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

韓愈道佗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

葩春秋謹嚴在此浮誇其名理皆善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

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

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元本無此壞字

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

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

界限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

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汹涌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

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特柔一人心雖有豪傑

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

亦散兵却鬪恃一本無此中國之福也下有非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著

故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

天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
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
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正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
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為花
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
此是不可及處

只是這箇理以上却難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

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
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難於取人
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
論則以苟為有詰難亦不克易甚言不必信心自
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
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
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
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
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
穎然資質温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然然
林大節雖差層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
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
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
心上把得定作人不能穩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
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佗已去不知今日

却畱下客事

昨春邊事權罷是皆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
人亦深足怜也此等事皆是重不幸

李憲本意佗只是要固蘭會恐覆其功必不肯主這

下事 元豐四年
取興靈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
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
俗矣

堯未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
於四者推到理處曰 處曰添
二字 我得此大者則萬事

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
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
地一作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
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弄丸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佗便把這些事便與弄弄
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來
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
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
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

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微一作基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

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音而數之

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

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

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

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

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昂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油百萬而謝才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入闔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

相狗安得不如此 元豐五年 永樂城事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入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為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

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天旗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為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觀其德量如此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鄉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

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為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撓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一作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

此系
六見
三十
五葉

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
 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太
 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
 山黍用三等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為
 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
 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
 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
 既是為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為父以為母
 不如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為人後後之立疑義者
 只見禮不杖期內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便道



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為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
 以為叔為伯也故須著道為其父母以別之非謂
 却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昔廟取孟后詔云孟无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无
 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取小國蓋孟无將
 校曾隨支路公具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
 止是小使臣耳此一段非孟無時事疑後人記

